

全景式长篇历史纪实



间谍战秘史

中共反间谍侦破纪实

黄飞 主编



日寇潜伏内谍
日本间谍中计
台湾军统局派来杀手
女谍巧设色情圈套
是谁泄露十四大报告

中国戏剧出版社

间谍战秘史

——中共反间谍侦破纪实

黄飞 主 编

罗琼 副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封面设计:李吉祥
责任编辑:杨清华

间谍战秘史 黄飞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经销

唐山市印刷厂 印刷

全套 42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21 印张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104-00606-0/I259 全套定价:13.90 元单册定价:6.95 元

新登(京)字第 150 号 邮政编码:100086

目 录

第一章 恐怖的除奸铁拳	(1)
●“犬”血祭英魂	(1)
●暗藏的恶魔	(8)
●男装女谍	(16)
第二章 正面战场的隐患	(23)
●淞沪抗战中的间谍战	(23)
●蒋介石身边的日本间谍	(28)
●盟军赞叹的秘码侦译队	(38)
第三章 潜伏延安的敌特	(46)
●诈降行刺特务机关长	(46)
●彭德怀身边的女谍	(50)
●戴笠派去延安的间谍	(53)
第四章 落谍魔影	(65)
●敌机专炸中央领导的居住地	(65)

- 落鸟难飞 (69)
- 巨匪反被匪谍误 (76)
- 假人真鬼 (85)
- 启开英国间谍的口 (94)
- 神秘的海外来僧 (107)
- 不要查了，我是男人 (115)

第五章 斩断黑手 (122)

- 戴笠欣赏的杀手 (122)
- 公安部里潜伏的特务头子 (128)
- 炮击中共领袖的阴谋 (139)
- 领袖历险记 (155)
- 毛人凤派来的飞贼 (173)
- 神秘的电波落网记 (179)
- 总部军事电台失窃 (184)

第六章 高空中的骄横间谍 (190)

- “黑小姐”触犯天忌 (190)
- 迎接 P—2V 的“礼炮” (195)
- B—17“815”号的陨落 (199)
- 无法捕获的超级间谍 (204)

第七章 “游子”陷阱 (211)

- 黑色的诱惑 (211)

- 女谍的色情圈套 (225)
- 天堂的幻影 (234)
- 截住伸向“ZL”的魔爪 (241)

第八章 政府里的内谍 (249)

- 我的脑袋别在裤腰上 (249)
- 从南柯梦走进地狱 (254)
- 女谍设置的陷阱 (262)
- 交出谈判的底牌 (266)
- 法网撒向大西洋 (273)
- 偷窥天堂的恶果 (282)
- 是谁泄露了十四大报告 (290)

第一章 恐怖的除奸铁拳

- “犬”血祭英魂
- 暗藏的恶魔
- 男装女谍

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国共两党彻底分裂，全国处在一片白色的恐怖之中。党内一些坚定的革命者勇敢站起来，拿起武器，与敌人战斗到底；一些动摇分子被凶残的敌人吓破了胆，在敌人的皮鞭下屈服了。他们潜在革命的营垒中，向敌人提供了情报，出卖同志，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于1927年11月组建了党中央机关的保卫机构——中共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对外打入敌人内部收集情报，与敌人展开地下的斗争；对内采取“红色恐怖”手段，惩治叛徒，清除内奸，保护革命同志，维护党组织。

●“犬”血祭英魂

1929年8月24日下午。

“呤、呤……”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动了正在书房看书的周恩来，他那浓黑的眉头微微一皱，象是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似的，连忙抓起电话：

“喂，我是周恩来……”

“周恩来同志，彭湃同志今天下午被捕了，参加江苏省委军委会议的同志全部被捕！”

“什么？怎么会呢？”周恩来心里格登一下，立刻感到情况紧急。

“今天下午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委军委会议的彭湃同志、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中共江苏省军委负责人顾昌颐，中央军委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贞和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等同志都被捕了。”电话里的声音详细地汇报了情况，接着又补充道：

“会议刚开始不久，他们就被一群突然闯进的英租界二部局的巡捕逮捕。”

“……”周恩来的眉头拧成一块，面色非常难看，他的心头象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一击，突如其来的消息使他陷入了沉思——

彭湃同志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领导工农群众英勇斗争，于1927年创立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1928年冬调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中共“六大”上，他还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同志工作非常出色，是我党一员不可多得的将才。

“怎么会呢？”周恩来自言自语着，似乎不相信这是事实。

的确不应该发生意外的，这次会议周恩来亲自过问了保密和安全问题，会议地点选定在英租界内，外人不会知道的，开会时间仅通知与会的几位负责人，怎么会泄露呢？

“喂，陈赓同志吗？……”

周恩来立刻打电话给中共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将详细情况告诉陈赓，接着又说：

“请你立即派特科得力人员，一方面迅速查明这会议是怎么被破坏的，另一方面必须尽快了解到彭湃同志的近况！”

随后，周恩来打电话给党中央。为了防止被捕人员中有人叛变告密，中共中央通知上海各部，密切注意自己的周围，停止地下活动以防被敌人破坏。

彭湃同志被捕后，先是被关在英租界新闻巡捕房，26日又被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引渡过去，秘密关押在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的拘留所里。敌人已经知道他是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企图以严刑逼他说出我党的情况，后来又以名利引诱。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彭湃同志毫不动摇，大义凛然，无论在公堂上还是狱中，他都威然与敌人展开唇枪舌战，怒斥反动派惨杀革命志士的卑劣行径。

根据各方面提供的情况，党组织各方努力准备营救彭湃和一同被捕的同志。由于敌人已经知道他们的身份，尤其是蒋介石早已对彭湃恨之入骨，所以公开的保释等均告失败。

正在这时，中央特科通过潜藏在敌人内部的工作人员获悉，蒋介石为防彭湃等人被救走，已经下了密令——就地、尽快处决彭湃等人！

情况紧急必须马上设法营救，党中央决定，红队队员全体出动，准备在敌人押解彭湃等同志的途中，实行突然袭击武装营救。

接到党中央紧急通知后，周恩来马上打电话给陈赓：

“陈赓同志，党中央已决定由你亲自指挥红队和特科人员，28日上午在敌人押解彭湃同志的途中秘密武装营救，请你立刻着手计划。”

“现在特科和红队都有一部分到外地执行秘密任务，不可能立刻调回，这样人手显然不足。另一方面，我们现有人员的装备还不齐，需要补充一部分火力。”陈赓将面临的困难详细报告给周恩来。

“特科所有会打抢的人员全部参加行动，红队能够集中的队员立刻全部调集起来，投入营救行动。武器问题我同老关系户范梦菊联系设法解决。你看还有什么困难？”周恩来又问。

陈赓略微沉思了一下，爽朗地回答道：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这次营救计划一定能够完成！”

“好，一切都看你们的了，不过营救困难不小，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周恩来又仔细叮嘱了一番。

陈赓立刻着手准备，派人到街上买了一些估计要用到的铁锹等物品，并亲自勘察了押解道路。根据准确情报，最后决定在去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的途中采取行动。

28日一大早，一些装扮成拍电影外景的人出现在通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大道上。道路两旁，有许多商贩分散着排开，还有一些人在道路附近游走着。这些人中，有许多人都是乔装的红队队员和中央特科人员，他们已经准备好在这里营救彭湃等被捕同志。

钟表指针指向了10：20，再过40分钟营救行动就要开始了。

就在这时，意外的事发生了。

用于营救行动的枪支晚了十分钟才运来，范梦菊运来的皮箱打开一看，队员们立刻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所有的枪支都涂着黄油，不清洗根本不能使用，可离行动的时间已经

差不多了。情况紧急，动员们立刻找来煤油去洗。

就在这时，警备队的武装车和囚车从大道上呼啸而过，营救的队员们眼看着载着彭湃同志的囚车擦肩而过，急得眼泪都要掉出来了，营救计划失败了。

第三天，彭湃等同志在龙华监狱的一片空地上英勇就义。

在接到彭湃被捕的消息后，陈赓尊重周恩来的指示，立即通知杨登瀛查明事情的真相。

杨登瀛，广东人。早年留学日本，“五·四”时期回国。在日本交了不少朋友，与巡捕中统头面人物陈立夫，张道藩、杨创虹等，青红帮混得很熟。他深恨国民党的腐败，佩服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英勇奋斗的革命气概，但是与共产党的某些观点不一致，但与共产党员个人交往甚密。国民党在上海成立侦察共产党情报的活动机构。按照共产党的要求，也适应国民党的意图，制定了“反共”计划，深得陈立夫的赏识。1928年10月，陈立夫任命杨登瀛为国民党驻沪特派员。他也是共产党的内线侦探。

杨登瀛接到陈赓的指示立即行动，不久便查明了彭湃被捕的内幕。

彭湃是被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出卖的。

白鑫系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毕业后参加叶挺独立团，随部队北伐，任教导队指导员。后来参加南昌起义，撤退到海陆丰地区，同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汇合。1929年初又随同部分中央领导返回上海，任中央军委秘书。

1928年，革命处于低潮，中央内部的一些意志薄弱者陆续地宣布退党，有的背叛革命，投向敌营。白鑫思想产生激烈的斗争，这时，从家乡传来了他表弟在海陆丰因叛逃被

彭湃处决的消息，又等于把他向敌营推了一步。白鑫的胞弟白云深在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储备司任司长，他让老婆秘密去南京同其胞弟联系，经白云深的介绍，很快认识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范争波。

一天晚上，白鑫来到范公馆。范对他十分客气。白受宠若惊，向范连连忏悔，一再表决心要为党国效力。

不久，白鑫向范争波密告彭湃等中央领导的开会地址、时间。范争波利用上海市公安局的名义，直接同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交涉，就连杨登瀛都不知道。

彭湃、中央军事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长杨殷、军委士兵运动负责人邢士贞、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委员颜昌颐，上海市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等先后来了。由于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因生病未能赴会。白鑫暗咒自己运气不佳。

会议刚开始，租界巡捕和上海市公安局的便衣便包围了开会的房子。在里弄放哨的林火急忙闯了进来，告诉大家敌人来了。

彭湃大惊失色，震惊之余，指挥大家分散，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群法国巡捕和便衣侦探一起涌了进来，抓住了在场的中央领导。为了掩了耳目，也将白鑫夫妇一同抓走。当天晚上就释放了。

在探明情况后，周恩来下令，处决白鑫，就地正法。白鑫出卖彭湃后，自知中央特科不会放过他，所以一直隐藏在范争波为他选择的地点，不轻易暴露行踪。国民党故意散放烟幕，1929年9月14日，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故意发表一则消息：白鑫系黄埔军校毕业生，前以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保出，已于前日带往

南京，听其带罪立功，以观后效。

周恩来和陈赓看完报纸后，判定白鑫仍住在上海。陈赓找杨登瀛，请他了解白鑫的住处。杨登瀛很快找到白鑫，白讲，最近准备离开上海。杨登瀛很快向陈赓做了汇报，中央特科掌握了白鑫的基本情况。

在彭湃遇害的第五天，陈赓接到达生医院地下联络员柯麟的报告：白鑫带了两个保镖急匆匆走进达生医院看病，显得心绪烦躁不宁，神色慌张。柯麟与之寒暄几句，给他开了药方，送走白鑫。

半个月后，白鑫又打电话给柯麟，请他去家里看病，此时他住在范争波公馆。柯麟看完病后，如实地向陈赓报告了情况。陈赓让柯麟在白鑫所住的弄堂的最后间租了一间房子，他自己住了进去，居高临下，时刻监视白鑫的行踪，随时准备行动。

杨登瀛送来情报，白鑫退到南京想逃往意大利避风的报告已经批复。他定于11月11日起程前往意大利。

中央特科决定，在白鑫动身那天，将其杀死。选定10名射手执行射击任务，制定了严密的行刺计划，并做了小范围的预演。

11月11日，范公馆戒备森严，公馆周围增加了警卫。白鑫所住的房间，一直遮着窗帘。

入夜10点多钟，两辆汽车从远处而来，汽车没有开大灯，悄悄地停在了蒲石路和合坊后门口。借着夜色下的灯光可以看清楚，范争波的专车停在前面，后面一辆是出租汽车。过了一会，保镖和佣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然而白鑫却没有露面。

11时左右，大约有6-7人从范公馆后门出来，向停放

的汽车走去。范争波和白鑫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保镖。他们刚走到东王弄口，特科队员突然从对面的里弄跑出，大喊一声，“不许动！”对准白鑫射击。第一枪没有打中，白鑫一边跑一边拔枪反抗。一时枪声大作。一名还击的保镖被击毙，三名特科队员紧追不舍，追至71号的门根下将其击毙。范争波中三枪，重伤倒地。其弟范争洛当场毙命。

打死白鑫后，特科队员迅速撤离现场。当巡捕和密探赶来时，特科队员早已撤离。

这次暗杀行动在上海引起强烈震动。几十种报纸详细报道了暗杀经过，有家报纸称之为“东方唯一的大暗杀案”。

●暗藏的恶魔

1931年2月上旬的一天夜里，隆冬的常德寒气逼人，刺骨的北风穿过树林，刮擦房屋，发出一片呜呜的怪叫声。漆黑的夜幕中，几处模糊的灯光，更平添了常德城的凄凉与萧条。在驻常德的中共省委联络处，省委正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前不久被捕的湖南省委书记宁迪卿采取营救的措施。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我看就按这个方案行动。营救工作肯定困难重重，甚至有牺牲的危险，但是，为了减少省党的损失，这很有必要的。这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对我们湖南地下工作者战斗力的一次考验，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做好。”会上代理省委书记蒋长卿交待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建议，为防不测，立即将宁迪卿知道的通讯处关闭。”蒋长卿慎重地环视了几位会员，接着说，“中央已得悉这一情况，为了工作的需要，决定将湖南省委领导成员与河南省委领导成员对调，所以，我们下一步，还得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好消息，宁迪卿同志已经脱离虎口了！”

当蒋长卿的话音刚落，一名交通员急匆匆地走进会议室，边说边扬起手中的一张报纸脸上露出了喜悦的表情。

“太好了！”

“快给我看看！”

“好！这下我们的麻烦可省了！”

大家争先恐后地看着报纸，一个个愁容满面顿时有了笑容。

这是一份国民党长沙的《国民日报》，在其头版头条上登出一条重大新闻，大意是：湖南著名“共匪”周荣毕（宁迪卿的化名）日前在汉口被捕，解来长沙究办。某天夜晚，他买通同在安源煤矿工作过的一名看守兵×××，乘夜伙同越狱，化装潜逃。何总司令闻讯大怒，已严令军法处长张冈风限期缉拿归案。”

情况有了新的变化，刚才商定的方案已无用处了。几位省委负责人重新坐了下来，商讨下一步对策。经过简短的商量，最后决定，为了尽快让宁迪卿找到省委，通讯处不必更换，住所也原地不动。同时，派出团的负责人郭立三去益阳，打听宁迪卿的下落。另外，由蒋长卿写信通知在益阳的张学琅，告诉他如果宁迪卿去了益阳，立即护送回常德。张学琅在宁迪卿被捕前，曾与他在中共湖南省委驻汉通讯处碰过面，那时张学琅刚刚因湖南省委机关遭破坏从湖南靖港脱险来汉，两个人相约一起回湘，便匆匆分手。张学琅那里会想到，他又一次从敌人的魔爪中逃脱了。

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傍晚，刀割般的寒风已将人们驱回了家门。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上，一个黑影匆匆赶路，不时回头看看。

他就是宁迪卿，从国民党手中“逃”了出来，正急切找到省委驻益阳联络站。

边走他边想，省委驻益阳的联络站是否还在老地方呢？如果不在，那就说明他们对我已有戒备，那样我的计划就要遇到麻烦。要是联络站没搬迁，肯定那条计谋已初获成功，下步棋要靠自己走了。想到这儿，宁迪卿感到心里一阵难以忍受的悸动，他略停了一会儿。他知道他并非与曾经共事几年的同志没有感情，然而此行的目的……他不愿多想了，咬了咬嘴唇，将不愿意出现的情感强咽了下去。

来到联络站，宁迪卿稳了稳情绪，随及急促地敲着门。

“谁？”里面一阵蟋蟋蟀蟀的声响。

“是我！宁迪卿啊！”

门开了。张学琅迅速将宁迪卿抱住，轻轻地喊了一声：“迪卿！”郭立三顺手将门关上。郭立三受省委的嘱咐来打听宁迪卿的下落，正在与张学琅交换情况，不期在此遇上，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寒暄了几句，显得十分疲惫的宁迪卿一下瘫坐在椅子上，微合双眼，休息片刻后，一字一喘地编说着他越狱的故事，与报纸上大致相同，那艰难的样子，仿佛是极力将刚才积攒起来的力量均匀使用，以便将他那揉合着勇敢和机智的扣人心弦的故事讲完。讲到这儿，宁迪卿扫了一眼张学琅和郭立三，看到他们的脸上没有异样的表情，他心中暗暗高兴，本来有些紧张，此时却放松了许多，他想，我何不来一个一石双鸟呢？于是一本正经地说：“学琅，我已答应给那位帮助逃路的看守 800 块大洋，你这里有没有钱？”

“我这儿只有省委放在这里的 400 元钱，你先拿着，剩下的只有到常德去取。”张学琅丝毫没有迟疑，他对宁迪卿太

相信了。

第二天大早，张学琅、郭立三便护送着宁迪卿直奔常德，顺利地找到了省委。

见到宁迪卿回来，早已望眼欲穿的省委负责人蒋长卿、刘革非、王首道等激动不已，争先恐后与宁迪卿握手，拥抱。

“迪卿，你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老宁，这太好了，真急死我们了！”

“咱们的老书记真不简单，能灵活运用政策，关键时刻也能使出一招——‘行贿’呐！”蒋长卿很乐观与老战友开着玩笑。

在激动欢欣的氛围中，谁也没有注意到宁迪卿的面部瞬间闪过了几种表情。有激动、有不安、有无奈、有淡漠、有狞笑，最后定格在有些不自在的喜悦。他一边道谢，竭力装出感动来，一边暗暗高兴：“老兄，老弟们，在下将要对不起了。”

1931年2月，中央红军刚刚打退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为了更好地配合正面部队作好敌人再次进犯的准备工作，地下工作人员开始了积极的秘密活动。26日，即农历正月初十，当人们还正在欢度中国传统节日——春节之时，中共湖南省委却在着手紧张的工作。

这天上午，代理湖南省委书记蒋长卿正在省委的一个秘密据点召集会议，布置地下工作。宁迪卿也在会场上。刚宣布开会不久，在门外望风的同志慌忙跑进来报信，情况不妙，敌人已包围了会场。省委领导成员蒋长卿、郭立三、刘革非、石清等全部被捕。宁迪卿假装从会场跑出，一口气跑到省委机关所在地，从省委财务委员唐继宗手里骗取700余